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陳賓

抑菴文集卷三

明 王直 撰

記

世直堂記

翰林侍讀周君功叙名丑故所居堂曰世直著先德也周氏世家吉水之磻州以詩禮相承而多以直道自奮不媕婀取容異乎孔子所謂鄙夫者蓋君之六世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歷詆賈似道姦邪且約左史徐麟仲

極論之麟仲不應伯寬知事不可為棄官去元至正中
脩三史君之曾祖以立由鄉貢進士被薦入館閣上書
當以宋為正統而附載遼金事議論剴切大臣格不用
遂拂衣竟歸君之父岐鳳永樂中嘗為漢王府紀善王
有奪嫡意作賓賢堂招致匪人與其事紀善作賓賢堂
箴以獻思格其非心王怒誣以事必欲寘之重典賴朝廷
之明止出為長洲教諭後二十年而王竟以逆亡嗚呼
三君之所立者如此非世以直道自奮者歟夫爵祿者

人之所好也茍循其所好而必欲得之非默以自存則柔屈以取濟安能開口論事無所顧慮哉惟學道之君子言必順理行必由義茍自反而縮則浩然直前以信道為事窮達禍福一不以介意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若三君子蓋是也世世之有偶一奮勵困約而不悔者矣及其子孫廼或懲而不敢為若至于累世而猶奮勵不悔今於周氏見之非所謂世濟其美者歟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今功叙揭以名

堂思表著於後世賢矣哉其用心也夫理義之在人心雖百世猶同也周氏子孫其善繼之使後之人有述焉則斯堂也豈不光遠有耀哉功叙求予記故記之

怡壽堂記

壽出于天人之所同欲也是以孝子之愛其親則必以壽祝之然既壽矣而無以悅焉則雖壽奚樂哉故得親之壽既難而悅親尤難桃源蕭承偉作堂以事親而名之曰怡壽蓋能知乎此者也蕭氏居桃源為大家貲產

之富豪傑之望吾邑之東南莫先馬予家食時嘗過之見承偉之尊甫德貫端厚坦夷好禮而尚義有長者之風時承偉尚少最循循謹飭名能守家法服庭訓必甚重之相去二十餘年承偉来北京告予曰生之父母老矣而皆康強無恙生思所以悦之使享其壽於無窮此堂所以名也願先生為之記而因示教焉予曰子之志美矣凡子之所以悦其親使安於壽考者予能言之衣服之輕煖飲食之肥甘凉臺燠館之華使令之人之閑

習翫好之物之豐美凡他人之所不能備者子皆能備之是可以爲悅矣然非其至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此非子之所宜務哉子之親之志蓋願子爲君子也君子之孝莫大乎敬身子言必循理行必由義而不至殆且辱焉此之謂敬身反而求之凡言之循理行之由義而無不實焉此之謂誠身如是而奉之以前之所云者則豈徒悅其心將無所不樂矣悅乎内樂乎外心

安而體舒氣和而祥應則子之親至于上壽無疑也世之人能養者有矣而忍爲非義陷其身於刑辟且以羞辱貽其親賢者之所鄙也亦子之所宜戒也承偉喜曰敬聞命矣生敢不勉遂書以爲記而使揭于堂之壁

望親樓記

歐陽允乾喪其母王氏孺人葬于其居之南羊石渡于今葢廿年矣而其尊甫年九十餘尚康強無恙允乾盡事父之懽而悲母之不見又以其葬雖近而限于大江

不得朝夕墓下以盡慕戀之私廼作樓于其居之西以望焉風雨霜露之時昏定晨省之隙登樓而望之盖有無窮之感也間過予道其事而求文以為記嗟夫允乾可謂能孝者矣夫君子之于其親生則敬養侍其起居顔色衣服飲食而不忍少違焉及其死而敬享也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僾然如或見焉如此而可矣允乾猶未足于心而又望其墓墓也者體魄之所藏者也情於是為甚矣盖于其始死而復也固望其反諸幽雖未

反也然形猶可見也及其殯也形不可見而柩猶可見也既葬則無復可見者矣而猶不忍決忘之尚慨焉以待其反也然則終不反矣所可見者墓而已矣孝子之心於是為至隱故予於望親之樓知允乾之心為甚悲者如此雖然孝非止于慕戀而已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予願有述焉夫君子之所重者言行而已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違道之行無有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非禮之言無有

也言而當理矣行而中道矣則足以貴重其身而顯榮其親豈非孝之大者哉允乾勉之他日尚有紀焉使鄉人有所取則也

愛竹堂記

吏部主事楊君應春有堂曰愛竹述其所以名堂之意求予為記其言曰吾世家樂温樂温之最勝者曰大城大城之河東有山屹然臨于河者白崖山也山之下土地曠然以饒延吾先人之居在焉惟先人實有令德而

未享榮名故退居于此其於物無所好而獨好竹故所居必種之令竹日長茂而先人不可見此吾所以愛之而不忍傷也又曰竹之多僅十畝而居在其中其髙下疏密徑連畛接此吾先人之所經營布置也長夏烈日垂陰滿地緑雲布而蒼烟繞此吾先人之嘗偃息以休也良宵暇日囂塵不驚微風徐來清響互荅若蛟龍之吟鸞鳳之音此吾先人之嘗嘯歌以相和也則吾何能忘情於竹哉又曰堂之名非獨以明吾志將以貽後子

孫使不忘前人庶幾久存而不壞也先生幸為記之嗟夫此君子之孝也可以書矣其慕于親也深則念于心也篤念于心也篤則施及其所好而不忘夫召伯之甘棠韓起之嘉樹彼偶一寓焉而人猶愛之況乎親之所好哉是以君子之于其親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樂嗜思之至則僾然而有見肅然而有聞今楊君之于斯堂也不徒竹之見蓋有以見其親之往來徜徉于此矣宜其甚愛而難忘也雖然愛其所好則當思其所

以好凡物以類合者也夫其所以好竹者非以其虛心勁節貫四時傲霜雪而不改故耶其德蓋有如此者矣楊君以才學自奮蔚然有聲于當時其尚以先人之德加勉哉虛心以窮理端操以臨事則不惟能思親將顯其親于無窮矣故周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楊君以之其曰夙夜敬止者則予所以進楊君之意也楊君勉焉後之人復以其心為心則竹之植于此將久而益盛斯堂之傳于後又豈有窮哉故為之記使寘于堂而以

告其後之人焉

虛菴記

河南僉憲劉君士皆名其蔵脩之室曰虛菴曰吾欲虛吾中庶能有受也來求予為之記予未暇作士皆求之不厭則告之曰虛之能受子既知之矣其亦觀于物乎彭蠡江西之水會也春雨時至百川皆溢蔑洲渚冒原隰其勢浩然不可得而禦狂瀾駭浪衝屋發木漂沙決石洶湧泙湃越千百里以至乎其中泊然受之而無餘

非以其虛故耶至于海則又有大此者矣蓋淮與濟至焉江發岷山亦至焉河之出于崑崙者又至焉其他殊流以達于海者尚多然海固未嘗盈也豈非其虛者大故所受者廣耶若夫天地之間人與物不可數計也而人有聖有賢有善惡文武寬鄙細粗不同物有飛者有走者有仁厚者有搏噬者有猛而難制擾而馴者其類亦不一然並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大矣哉天地之能容物也使於其中有所窒塞障碍則水失其歸物失其所

安能涵育如是哉人之心亦然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以其虛也是故平居休休然不以物累之事至則兼受廣納因其宜而順應焉及其已也則亦休休而已矣此聖人所以盡其性之全體大用而無愧于天地也下此則隨其虛之廣狹而多少受焉若彭蠡之與海也使其心有所累則枯亡是懼安能受耶今子之欲虛以受也其直為彭蠡乎抑將為海乎抑效其大者乎去其所累而充之充之愈至則其受也愈無窮此固君子之

志也惟在勉之而已士皆曰諾請書以為記庶朝夕覽之以自勉也廼為之書

積菴記

予友浙江按察司僉事郭公緒以文學政事稱于時名其蔵脩之所曰積菴盖有進而不已之意焉求予記之予與郭君相好三十年其志盖與予同也則予于積菴其可愛一言乎廼為之言曰君子之學致其廣博固難矣然造其精微之極尤難也盖天下之事自洒掃應對

進退作止脩身正家居官臨民君臣父子之重陰陽鬼神之奥萬事萬物之紛糅莫不有理焉精研其義至于入神則知之至矣知既至則循而行之操之堅履之確達其當然之則而盡其所以然之故則行之至矣知之而無所遺行之而無不當則豈徒為士人而已此曽子之精察力行積之之久而悟聖人之一貫者也學之道既如此矣而進必以漸焉盖自近以及遠自流而徂源始于積累之勤而終于從容自得之妙孔子所謂志學

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非此之謂乎是以君子貴乎學而積之以不已焉知之既至行之又力則此心之全體大用廓然盡之而無餘而可與天地參矣於乎此豈一日之積哉嘗即天地而觀之自撮土之多以及其廣厚足以載華嶽振河海而萬物無不載也自昭昭之多以及其廣大足以繫日月麗星辰萬物無不覆也故人病不學學焉而累其功亦安所不至哉郭君之學充矣而又進焉則道德厚積于其身而大發于事業至于享

福禄榮名以光前而裕後亦其效之必至也予不敏誠有望于郭君故為之記以相其志云

太平府脩學記

國朝混一宇内于安養斯民既盡其方而所以教之尤篤是故學校之設徧天下雖遐陬僻壤莫不有之况於畿内之地哉太平南京畿内郡也洪武初詔天下立學為郡者因宋元之舊稍加脩葺以應詔歴歳滋多繕治不繼正統五年隴西楊侯士敏由監察御史出為郡始

至謁先聖周視學宮惟大成殿明倫堂頗完壯可以久
餘皆凛乎欲壓也因歎曰學校教之地也而弊壞若此
奚可不治然未暇及之踰年政務脩舉民心協和廼與
僚佐議脩學出俸資爲倡官屬皆悅從當塗令上虞張
岳請專任其事衣冠之族殷富之家各以輕重來助費
用有度勸督有方工善材良並手偕作殿堂瓦甓有破
缺者藻繪有漫漶者悉撤新之務堅密華好更作殿前
兩廡戟門欞星門講肄之齋會食之堂庫庾庖湢皆具

馬屋總若干間聖賢塑像章服如制尊嚴粹美式稱具
瞻脩泮池池上為橋甃街道以屬之又為外門揭泮宫
貳字以表焉規模宏遠有加于昔經始于正統六年某
月某日而以正統九年某月某日畢工是年夏經歴劉
渙予邑人考績來京師為予道其事而求文為記曰是
役也楊侯挈綱維于上張侯任規畫于下故能有成功
而諸生得于此講學焉顧為之記以示來者俾皆勉于
學以毋忘侯之意予覸古昔聖人所以教養斯民者豈

有異道哉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所以養之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教之也我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於畿内諸郡蠲租稅省力役以厚其生建學立教又首及之明天理厚人倫以正其德列聖相承皆用此道恩澤之入人也深夫天下之郡不能皆蠲租省役也為長吏者又或不知以興學教人為務然有志之士力于學問以成其德達其材者不少也今太平之徭稅不異于昔而學校又新矣邦人子弟游

於斯者亦何其幸哉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論當何如用心也仰聖賢之德容而講其遺訓循五常之性施之五品之倫本于身行于家達于鄉黨州閭使皆興于善由是發為文章措之事業以致君而澤民則無負學校之教與賢守令興作之心若徒飽食佚居以自快而無適于用豈所望于學者哉而亦豈學者自重之道哉故為之記使刻諸石以告焉

世德堂記

君子之所以植其家者蓋必有本也本既立矣然後能
光顯其前而昌大其後理之必然無毫髮爽者昔宋之
時晉國王公以直道事太祖太宗寧使其身不進于顯
庸而子若孫則為賢相良弼享其福祿榮名于悠久三
槐之堂至于今稱之此豈偶然者哉蓋以德為之本也
今予于工部尚書王公見之公名来字原之慈谿人世
以德義著聞我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求賢致治天下之
士德足以為用者皆舉而用之于是公之大父彦貞以

明經起爲國子學正拜盧氏令子尹𤼵舉孝廉任廣東
參議尹實由經明行脩出爲中書舍人衡府長史尹和
永樂中以賢舉任金谿知縣尹哲則以文學薦宰石城
文行政事皆有譽于時其繼而興者則公也公金谿之
子初爲御史超拜山西參政累至都察院右都御史今
以平蠻功又陞工部尚書其英才令徳表然爲當世名
臣先是以舊居之隘也命長子鐸于驄馬橋南改創焉
居既完諸子請名其堂公曰吾非先世之徳不及此宜

名曰世德之堂爾子孫其善繼毋忘邑之人則曰橋舊名驄馬以縣人宋桂錫孫為御史名也今王公為都御史祖考皆贈此官實有聖朝之錫命宜改名橋曰都憲橋衆皆謂然遂以名之于是公以書来北京屬予記予聞之蘇子曰國家之興必有世德之臣共天下之福蓋上有仁義之施而下有詩書之澤其所積者遠也王氏自學正至公將百年父子祖孫世濟其美今公之弟鼎又自御史擢拜江西僉憲福慶之長蓋源源未已皆世

德之應也以是名堂不亦宜哉晉范宣子謂其保姓受氏由虞夏商周以来顯榮光大自以為不朽而魯叔孫穆子則謂之世禄惟立德立功立言可久而長存王氏之所立盛矣子孫相繼益篤念不忘則斯堂之名著于久遠可以世計哉用是書于堂中以勉其為子孫者

蘄水縣鄉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於郡縣皆立學擇其人之秀者使之學乎其中妙簡師儒以任教事而郡守縣令飭勵焉務有以成其德

達其材藩省每三歲則舉夫賢者能者而試之其得名
薦書者謂之鄉貢而升之禮部禮部會試而取焉以奏
之天子而對揚乎大廷然後謂之進士在其選者蓋榮
矣今之取士不止于一途而惟重學校尤莫重于進士
之科豈非養之厚教之備擇之精故耶然天下之學多
矣其人之登名薦書取進士効用於當時垂裕於後世
者已不少其或歷數十年而無一人與于是者豈獨其
人之咎哉教之不篤飭勵之不至也蘄水黃州屬邑環

其地皆有山惟蘭溪一水繞縣治以達于大江故其風氣完固民俗醇厚恱禮義而好詩書國朝興學以來士之名薦書取進士者未嘗乏然其間有隆有替則係乎師與令之賢與不賢耳正統巳未番陽胡侯奎舉自教官來為令既施惠于民而尤加意學校盡其所以飭勵之道而士益知奮相繼以科目顯胡侯又思振起於將來考求前進之士得元劉復必以下至于今若干人盡刻其名于石而立之學宫曰後之覽者必當有所歆動

而思繼述于無窮胡侯之心何其至哉夫立學以造士而以科目進之使得位行道士而遇此可謂非常之幸也當夙夜匪懈誦聖賢之微言求其所以善乎已而裕乎人者庶幾不負朝廷教養之意與胡侯勸勉之心而刻名於此者將繼繼無已而亦永永有耀矣雖然予聞之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屈子楚之先賢也其言之可法當益信于楚勉盡其實豈非為士者之所當務哉胡侯求予記故為序以告之

貴州宣慰使司重脩儒學記

國朝受天明命混一海宇其所以教養斯民一用聖人之道故雖荒服之外裔夷之區莫不服詩書循禮義治化之盛蓋自唐虞三代以来未之有也貴州去京師萬餘里古荒服之外裔夷之區也德威所至無思不服太祖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設貴州宣慰使司撫治之又欲使皆復于善詔立學以教焉由是貴州始有學蓋洪武二十六年也學在貴州城之東北隅有明倫之堂堂前

闢四齋以為講藝之所而未有廟洪武三十五年貴州都指揮金鎮湯清始為大成殿翼以兩廡奉聖人像于其中羣賢陪位以次序列春秋嚴祀行禮有所緣以周垣前為櫺星門規模備矣然兩廡猶草創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綏靖諸夷郡縣其地置布政司于貴州以統之又設按察司以糾夫治教之不如令者布政使蔣廷瓚周視廟中歎兩廡弗稱迺取材新作焉歷二十餘年凡三繕治而後廟中始完美如制今又二十六年矣其

欞星門日就頹仆廟中殿址亦有塌然圮壞者藩憲大臣皆有意脩治適監察御史溧陽楊君剛廵按來貴州謁廟之日慨然興歎屬按察副使濟寧李君睿為之圖於是按察使莆田林君某副使束鹿朱君理僉事番陽屈君伸戴君誠布政使永春易君節叅政錢塘嚴君恭叅議嘉禾汪君泳淮陽顧君理皆出俸金以舉事而都指揮張侯銳洛侯宣侯君義張侯仁張侯景宣慰使宋侯斌各以資力來助乃伐木命工重造欞星門地之圮

壞悉以方石砌之凡盖瓦級磚有破缺者藻繪有漫漶黯黑者皆甃飾華好又建尊經閣于明倫堂後以藏朝廷所賜五經大全諸書作石塔二于堂前倣唐進士題名鴈塔之義有自科目進身者則題姓字于此示激勸也作二石柱于櫺星門内泮池上以為之表經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而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工向之弊者皆易而為新昔所未有者皆有焉高明壯偉他學莫之先也嗟夫學校教之地也其所以為教者因人固有之善而

明之自夫倫誼之大以至日用事物之常使必循其道而皆有得焉由是發而為文辭推而為事業然後教學之功成貴州之入職方久矣朝廷教養其民一切不異於中州今諸君又大新廟學諸生之游于斯者仰聖賢之德容而興其嚮慕之心誦經傳之微言而致其學問之力朝夕不懈以迄于成功則庶幾不負乎此若徒飽食逸居而已斯不有愧于心哉屈君來京師求予記故為記之以告學者

公勤堂記

前年朝廷有事于麓川詔擇廷臣之賢者俾叅賛軍事予友楊寧彦謐以刑部主事往焉既還上嘉其公且勤特陞刑部郎中彦謐既拜命間来告予曰公勤臣職所當務也寧惴惴恐未至奚敢辱天子寵命而褒恤之如此寧將何以為報哉亦勉于是而已茲用揭于所居之堂上庶朝夕見之而致力焉願先生記之予謂公者私之對勤者怠之反也私欲勝則天理微怠心生則事功

廢唐虞君臣猶以忘私為美怠荒為戒則其當務可知矣自是以來君之賢者必以此望其臣而賢臣亦必以此事其君上下之志同而治道盛矣由是論之大公之道行而無怠惰荒寧之失以成天下之治者豈非明良相遇之效耶然而有上好之而下不之從下勉之而上不之知者此君子所以慨歎于難遇也今天子以無私無逸率羣臣而彥謐果以公勤荷優奬上好之而下從之下勉之而上知之誠可謂非常之遇矣夫有非常之遇

則必有非常之報宜彥謚以之名堂而欲加勉也天下之事無窮而皆此心應之心或蔽於私則所處有不公於其當為者亦或怠緩而莫之行是故君子存天理以應萬事既有克治之功而加以不怠然後德崇而業廣乍明而忽蔽勤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君子不貴也彥謚之所立偉矣天子明見萬里外拔於衆而進之予前所謂非常之遇不誣也今盍勵夫公與勤以圖非常之報此君子之所為豈以常人自處哉故為之記以相其

志云

心遠亭記

中書舍人許君鳴鶴世家吉水縣之南舊嘗有亭以覽山川之勝許君未仕時日與族人賓客處于斯而尋其先人之所樂凡百里之内清川秀嶺沃壤長林人物之繁茂風景之奇勝一舉目而盡得之蓋嚚然樂也及被薦入翰林官中書典天子之綸命承雨露之潤依日月之光許君朝入在公與同列者盡心于所事以圖報知

遇及暮而歸接人事之紛擾厭塵俗之喧囂其心蓋未嘗忘斯亭也右春坊右庶子鄒先生因名之曰心遠亭蓋云許君仕于此而寓意于彼焉且或者曰許君既仕於時而猶有鄉邑之思其亦異乎䰟年之心矣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以脩職為貴許君以文翰之精居禁密之地祇慎不懈誠無負於所任進而盡力于朝退而寓意于鄉亦奚足過哉彼受其職怠其事溺志于富貴而僕僕於達者之門以效諛規利雖無遐心其視許君何如

也且仕者固有進退之節壯而仕老而歸理之常也而可忘先人之舊哉許君任職幾年有足疾不能朝更數醫未愈乃以聞天子憐之俾歸治於鄉或者又曰許君之仕也且以心遠名其亭今之歸其心誠遠矣抑將遂忘情于此乎許君聞之曰不然君臣之義吾固知之矣昔之所謂心遠者有所寓也豈溺于此而忘君哉且吾之所以榮其親寧其身而異于賤與貧者皆受賜于君今不幸有疾不得祇事焉此吾情之鬱而不伸者而敢

忘君臣之大倫哉所謂魏牟吾蓋其人也嗚呼許君其可謂賢也乎夫君子之志豈一端而已夫固各有當也仕而志于鄉不忘乎親仁也歸而志于朝不忘乎君義也君子亦仁義而已然則許君其克盡君子之道矣許君既歸將復處于斯亭予懼夫人疑其所以名亭者故書其説以為記使揭諸亭上

張氏半村居記

距會稽城東北十五里曰余貴鄉張氏友讓世居焉友

讓之先本合肥人有諱岳者為宋名將從高宗南渡始家于此鄉本名永樂以其舊有張姓也故析名余貴以別之至友讓十世矣二族之子孫各食其土之半且雖處田野而實邇于城邑故友讓之居遂以半村名焉及用才舉至京師而予亦以內艱服闋同謁選吏部始與定交而徵記于予予謂古者制民之產一夫受田百畝其五畝之宅則半在田耕植居之其半在邑以休暇居焉其所務者飲食衣服之源孝弟忠信之道而已非有

外事也故能全天性之良成風俗之厚自斯民之業分而力穡務本者始專居于鄉禮樂有未脩而惇朴加焉故其弊至于野冠蓋縉紳之流則多處于城邑然而襍以浮薄之徒迂誕之士散淳古之風而華飾盛焉故其弊過于文士君子往往病之思欲制其中有不可得也夫城邑田野地非有異也而其弊如此非以其積累故耶然則君子欲存其質而兼美其文者固自有所處哉故予於友讓之居而有以知其先人之志矣夫既安於

田野稼穡之勤而又邇城邑弘達之觀使其子孫閉戶而隱處則土地之腴足以自養而存其質厚之性開門而出游則衣冠之賢足以自益而成其文物之美蓋庶幾古之道也其慮豈不遠且周乎則為之子孫者皆文質彬彬焉有君子之譽而無其弊斯可無愧于其先友讓莊而文介而不迂其所以名其居者蓋欲存其質而不過于文者也蓋張氏子孫之賢而無愧焉者也予故明其志以為之記如此若以其族之蕃恒産之富擅其

半村者為美則夸者之云而非君子之道也友讓之子孫尚勉哉

永思堂記

予舅氏拙存蕭先生既没有遺言訓其子使兄必友弟必恭處宗族鄉黨必以仁與人交必以禮教子弟必以孝弟忠信臨財必以義治家必儉以勤奉公事必敏以慎子成德曾德孚德皆奉命唯謹既又相與泣曰吾父之所以教我者皆君子之道當終身念之不忘于是名

其堂曰永思將朝夕覽之以自警也使來徵記于予予
謂士之于親生則法其行沒則思其言言順而行從斯
可為孝矣記曰思其笑語思其志意則肅然如見乎位
慨然如聞其聲此猗那之所謂思成者也夫親之所告
語者皆其志意之所存也思念之不忘精誠之不二則
耳目之間蓋凛乎親之在也豈敢須臾悖其教哉不悖
其言不墮其行士之為孝豈有過于此者宜成德兄弟
之惓惓也嗟乎人莫非父子也宜其情皆同也然有授

簡而忽焉忘之者何遺訓之能思哉此其為孝可知矣則予於永思之堂安得不深嘉其意乎雖然思生于心也心或蔽於私則其孝思亦變而不能常於是有善於始而惡於終者故欲永其思而不變亦明其心而無蔽焉斯可矣且嘗聞之古之所謂一鄉之善士其行必有以貴于一鄉孝者百行之首也成德兄弟思先人之訓以脩于身行于家而施于外期于久而不變則其行庶可貴矣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乎有同然之心而行或

未然者必當有所感發興起善其鄉俗而美其人才將在於此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故予為之記以勉其成也

榮壽堂記

榮壽堂者廬陵劉公子政所居之堂也公之子孟鐸為北京行部吏曹主事以清慎篤厚見稱朝廷褒嘉任職之臣而推本于父母因以其子之官榮之于是公亦封為吏曹主事配戴氏封安人錫以敕命時公年七十五

安人亦七十一矣縉紳士大夫喜公之壽考光榮如此遂名公之堂曰榮壽之堂既而孟鐸將請告歸省遂以記屬予予謂榮者得于君也壽者得于天也得于天者固不可必得于君者亦豈偶然之故哉凡為人子孰不以是願其親然能兼遂者蓋鮮也是故老于山林者有耄期之壽矣而不與乎子之榮顯于朝列者有軒冕之榮矣而不逮乎親之壽雖所遇之時不同然人事之變更不幸而不能待亦有足慨者今聖明之時以仁逮下

誠所謂不世之遇矣然吾郡之仕于朝者數十人其親之壽考光榮如公者纔一二以劉氏論之其居金竹蓋數百年讀書而仕者世不乏然及親之壽而榮者則惟公以一郡仕者之多一家傳世之久而皆有不待之嘆其榮且壽僅于公見之則公之福豈不備且厚耶大夫君子以是名公之堂而為公喜幸蓋宜矣雖然人之所以致此者有由然也孟子曰仁則榮孔子曰仁者壽謂之仁蓋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謂也自人倫日用之大

至於食息動作之微皆當理而無私所謂脩天爵者也
是所謂居安宅者也脩天爵斯足以致人爵之貴夫安
得不榮居安宅斯足以免人欲之危夫安得不壽由是
論之若公者其殆以是歟嘗聞公篤於孝敬不忝其先
人而教子必以道睦於族婣惠于鄉黨里閭其行如此
則今之壽考光榮寧不真以是哉登斯堂者可以知公
之仁矣於戲仁非一人之所有也苟欲如公其亦勉於
仁而已人事之不齊固不可逆論也予與孟鐸同年取

進士又同官京師且久㝡相知故不辭而為之記且以為世勸也

蕭氏重脩讀書堂記

讀書堂者永和蕭氏之堂也蕭氏自宋以儒醫著名迨今同志君而猶盛君之遠祖子信深于其道忠簡胡公敬禮之遺之金與田皆不受將奏請官之亦辭公問其所欲曰願吾之子孫皆能讀書守先業以惠利斯人足矣他無所欲也公乃為書讀書堂三字俾揭以示子孫

堂久而敝君之祖德祥嘗新之及君又敝君又新之盖永樂甲申十一月也今年以書来北京求予為記予舅氏歐陽先生家永和予嘗從受學因得謁君于堂上而君之子原豫則予舅氏壻也予安得辭夫醫者仁術也天生斯民囿於六氣之中不能使必遂其生聖人者出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所以成天地之仁也儒者之道莫大于為仁博施濟衆仁之發也苟一物不得其所則仁有未至此以天地之心為心也故為醫術不可以不

讀儒書而通于儒道然後能深于醫所施者博所濟者衆矣如是斯無愧于其道而亦為無愧于天則夫以讀書名堂者其意蓋深遠矣自宋南渡以来蓋三百年其中富貴尊榮者何限豐堂廣宇或不能終其身或一再傳而遂失之者多矣蕭氏之堂久而敝敝而更新至于十數世子孫猶得聚于此推明其道以惠利乎人衣冠之盛不改舊觀此讀書之功為仁之效也然則子信之志忠簡之署所以開蕭氏善慶之源而流行于無窮也

歟同志君忠厚清愼原豫亦端重坦亮其他子弟多能勉於學予知讀書之堂洒掃有繼矣故為之記

梁氏雙玉圖記

梁氏與予家世有連而用之先生以文學行誼有名當世其在翰林時予從之游寂相愛永樂丁酉先生之子叔蒙壯車以明經領鄉薦令少傅楊公奇之遺以墨竹二竿題詩其上曰梁家雙玉碧參差蓋以況二子也名曰雙玉圖其後二子乃因循不果出然世之知者終以

遠大期之今𦍑蒙舉賢良方正叔車取進士在京師士大夫皆為之喜曰梁先生有子也中書舍人夏仲昭又為作雙玉之圖既而𦍑蒙得邵武經歷當之官乃屬予記其事夫竹植物也而君子愛之非以其質清其性直其中虚其節勁故耶清虚勁直君子之皎然而自潔寛然而有容强毅不回是非不茍者似之其愛竹者乃所以勵德也則雙玉之贈豈無其意哉叔蒙兄弟當入仕之初其于脩德不可有間也謙虚以受善則日進堅確

以持志則不渝不以汙濁害其清不以詭隨廢其直則德立矣德立則為君子孰禦哉昔者衛武公篤于自脩衛人作詩美之皆以竹起興淇澳三章自始生至極盛喻其脩飾以至于德之全此非叔蒙兄弟之所當法歟武公年過九十猶亹亹不倦今去武公尚遠也則進德之功當何如其自勵哉埜蒙兄弟勉脩其德至如圭如璧則無愧于雙玉之名而亦無愧于武公矣世人謂畫為無聲之詩叔蒙朝夕觀之是亦淇澳之類也予素有

望於叔蒙故為之記如此

貞榮堂記

貞榮堂者翰林編脩安成吴節與儉奉母之堂也堂而命之名者何所以著母德也名之而謂貞榮者何貞者其德榮者德之效也盖與儉之父觀凱早卒而與儉尚幼母王誓不更嫁躬勤苦以教育之學成取進士入翰林遂以才行名當世天子推本于父母之賢贈觀凱君為編脩封王為太孺人與儉傷父之不待而幸太孺人

之存也迎來北京以其祿敬養焉士大夫榮之謂此貞節之應于是取以名其堂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之謂也婦之從夫惟一而已此其正也要在固守而不易不易即所以為恒周公于恒之六五繫之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孔子則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其意可知矣教道不明世之為婦者不幸而寡居往往興淇梁之思而忘髧髦之儀恣人欲滅天理斁人倫其去禽獸奚遠哉若太孺人之賢守節自誓終老不渝保其遺孤使卓然

有以自立仰不愧于天而亦無愧于其夫是宜受褒封之榮而享禄養之厚也松栢生于高原其始也或軋于土石困于牛羊或為雪霜風雨之所凌冒惟其有堅貞之性卒不為所移故能大百圍高千尺歴久而常存太孺人之所立如此則其受福當久而益盛可知矣王氏廬陵故家世以詩書顯聞太孺人徳性之美雖本于天而教于家者又足以成之彼其得于天而不能成于人固未有盡善者況兩失之者乎家人之彖曰利女貞女

德之貞非止一身之美蓋一家之福繫焉然則為人父母而欲成其女子之賢使之宜其家可不素教而豫養之哉與儉以堂記屬予故因太孺人之善而為衆人道之亦欲以示勸也

奉先祠記

祠堂之制非古也蓋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于寢禮也後世廟非賜不得立而有禄者之子孫不得以伸其尊祖敬宗之心于是有祠堂之制焉然

不能大于寢與廟也葢足以棲神而不足以奠物行禮故祭則遷主于寢祭畢而復返于祠堂祠堂之制雖非古而人猶得以盡心焉然能爲之者亦鮮矣泰和南溪蕭鵬漢既治居室于武陵橋又作奉先之祠于其居之東南凡四楹其高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中爲四室以奉其祖考而四時行事焉葢其家嘗貴富矣故其爲此不難也既成求予記會予將赴京師不果爲而鵬漢求之不厭廼記曰君子之于其親生則敬養死則敬

享又推及其祖之所自出此所謂追遠之道孔子曰祭之以禮蓋祭不以禮則為不敬其親然古禮之廢久矣近世子朱子斟酌其儀而士大夫家通行之此鵬漢之所以盡其心也雖然薦奠拜跪者其文也而誠其本也君子唯誠而已矣是故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于將祭之時則若接其容貌音聲于致祭之頃此商詩所謂思成者也蓋惟誠敬然後能攝其精神以交乎祖考不然則祠堂雖具又焉足為孝乎今鵬漢所以奉其先者

誠矣使為之子孫者克篤其心則其祖宗所以敷遺之者豈有窮哉予于蕭氏宬故故為記如此祠成之日則以永樂戊戌某月某日也

慈相寺記

慈相寺在湖州德清縣玉麈山之左晉初寺未建咸和間有梵僧過其地指山石曰其中有泉于是曇法師結菴居之鑿石鏬如半月果得泉清凉甘香冬夏若一而其深不可窮乃名泉曰靈泉菴曰石壁歷隋稍廢至唐

得居簡師而復興建閣泉上曰靈泉閣元和中易菴名
曰石壁院宋康定中邑人沈當為尚書建佛殿以薦其
母殿至今尚存治平二年始改賜額曰慈相寺因名寺
前之山曰奉國跨澗橋曰野橋慶元五年靈泉閣燬于
火嘉定間重建初寺之堂宇相比如魚鱗其方丈名觀
心高宗嘗題其榜他之有名署者以十數經久多廢蘇
文忠公守湖時常與陳師錫焦千之秦太虛輩往游焉
南渡以来諸名公多居于此東莱吕成公亦嘗讀書其

中舊皆有題詠今鮮存者亦以久故也然其徒相繼各務樹立以大其宗門洪武丁夘僧會好古鑄鐘三千觔以警朝夕崇教事道寧師尤篤于其道精勤不懈修治淨域樹美章由是境以人勝歲辛未清理釋教慈相遂蔚為叢林明年建法堂巳夘建鐘樓永樂巳亥僧證中建月泉亭宣德巳酉僧會智中更作佛殿山門兩廡庫堂樓室煥然一新土木采章極其華美寧師早從天竺印海實法師具得宗旨嘗主其邑之仙壇慧通皆有所

建立正統初歸慈相至是杭之集慶復禮師爲之主師當往集慶忩慈相之開創千餘年雖或中微然今猶不失舊觀其興復之勞不可不書以示久遠乃具始末因南京國子助教朱瓚属予子博士稽以書来請記予謂佛之法盛矣其意亦欲使人趨于善故寺宇徧天下而人多嚮往焉雖其説足以動人而爲之徒者亦多有博達之才强忍奮勵之志故能昌其教而莫之禦夫安得不久且盛哉寧師號謚菴嚴于事佛謹于齊衆而又讀

儒書工吟咏予以是重之而為之記以示後之人俾善繼之永勿壞

法海禪寺記

西山自太行恒岳而来皆危巒疊嶂雄拔秀整盖天造地設以開北京㑹同之都由都城望之若負扆然山之中多平岡曲阜沃壤奥區真學佛者所冝處盖天下勝處也御用監太監李公童自以遭遇盛時致身榮顯聖德之隆譬諸天地思崇建精藍歸誠諸佛以圖報萬一

而未得奇勝心切念之一夕夢游山中岩壑深邃林木茂美有白衣老人指示曰此精藍地也他無以過此者覺而與之𢌞圖厥狀俾善相者往求焉至玉河嚮水峪徘徊顧瞻適與圖似問之其人蓋龍泉古刹舊址也歸而告于公公喜曰吾營佛寺用其法以報上恩而神人能輔吾志吉莫大焉𢌞闢土壤理榛棘考方位之正審面勢之宜盡捐已資市衆材聚諸良工竝手偕作好善之士願以財力来助者亦不辭求可以任開創之事者

得福壽師相與協心同力課役程功先作正殿藥師殿天王殿次之翼以鐘鼓二樓伽藍祖師二堂又次之方丈僧房廊廡厨庫諸屋次第皆成環以脩垣高厚式稱前啓三門開廣途以通來者經始于正統四年閏二月二十日而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工刻雕藻繪像設有嚴香華器物凡寺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事聞勑賜名法海禪寺公既以誠告諸佛而俾師日率其徒闡揚教典祝聖壽于萬年有生諸物咸享太平之福于悠久師號

南山僧録司右善世雪峯淵公法嗣也守道勵行精勤不懈既克如公之志而四方學徒之来游者日益衆蔚然京師名刹也師既喜寺之成又欲其永遠而不壞迺具興作之由来求文為記予謂天下之物有成必有壞惟善足以隂佑斯人而人信向之然後不壞而以永長存佛氏之教然也李公之為此以祝釐于上而徼惠于下其志甚篤而其心甚誠是以一念之感而神靈為發其秘又得師之專確以相成之故為此不難也後之居

此者體今日之心相繼出力以維持之其久而不壞可必矣故為之記以示後之人而使刻之石

棲真道院脩造記

棲真道院在泰和縣五十一都上保山壠之東萊山其初無碑碣可考中有殿祀祖師浮丘王郭三真君像歲久漫漶勿治正統戊午道士陳用柔脩飾之于師腹內得書備述開創之由蓋元泰定乙丑縣北門曾起濵別號雷淵以儒業來授徒又精通道法數為人禱禳歲大

旱遠近祈雨皆不應禾悉就槁曾公乃建壇致禱閉縱
陰陽驅役鬼神雷奔雹激飈駭雲合隨所號召無不如
意三日雨大澍境内陂池皆充滿是歲大熟一鄉之人
皆篤信而尊禮之曾公亦自念神靈于巳若有深契然
者遂捨家絶俗專攻道術往謁龍虎山請于三十九代
天師張公得分授棲真化香火而歸于是方溪里人蕭
熙舜請于父捨東岡嶺地基一所為道院又捨嚴家地
背上水田一石凡十三丘以食之至順癸酉山擢橋菴

彭道人請共作二教法堂曾公乃徙居橋菴其地以法堂中心為界東屬道院乃池下蕭春池之土西屬橋菴乃桐井蕭宅之業而于堂背嶺上築華蓋斗壇專為民祈豐稔而曾公之道益大行曾公化去其徒劉道元復以其法顯而橋菴當永新安福道元季冦亂數被擾道元之徒劉開宗謀避之以社溪劉一中有地在嶺背幽雅閒曠誠學道者所宜處乃往請焉一中已卒妻蕭氏與子覲復割畀之又捨山�社邉水田八斗以食焉開

宗與徒陳克成遂徙居此洪武己未冬也書之所載如
是歷七十餘年殿宇復壞永樂丙申用柔師祖陳紹先
師父劉青霄化緣諸善信出貲財撤前殿大門而新之
又三十年紹先老青霄亦化去用柔適主院事其為人
淳實不汲汲外騖惟以利濟為心人有以水旱疾疫禱
祈諸事求之必至誠盡敬亦多獲奇驗故無不愛重之
者由是樓真浸盛而後殿又壞予子稹嘗有事屬用柔
乃出貲市材為改作其兄秬弟稠姪仁亦助之用柔規

畫布置命徒蕭真元胡和元協力治其事以正統丙寅十一月某日興作丁卯正月初六日成復以舊殿材為屋聯接乎殿東用柔與師弟謝用成别營居室附于其旁者亦次第皆成予陳氏壻嘉用柔之行而用柔亦特厚予前年省視來京師相與處者久之因語予曰道院之建三易所今一百二十七年鄉之善信割地捨田崇殖之意厚矣先師雷淵及諸嗣師經營締構之力亦勤矣吾儕安處于此而闡其教事豈可忘所自哉茲殿宇

一新若無文字備載其事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見而思維持于永久非缺典歟敢請于先生予嘉其能光大乎前而又欲振勵乎後不可以不書故為書之凡捐貲産為助者則具載名氏于碑陰

寧夏豫備倉儲記

寧夏西陲重鎮負山而阻河外制達羌內固關隴古所謂用武之地也國朝既設寧夏五衛及靈州千户所又發內地官軍數萬騎訓練以重威且命太監來公作鎮

于此而都督史公某佩征西將軍印總是師都督丁公某爲參將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公濂贊理其軍事諸公負文武之才秉忠愛之心政令肅然小大和洽邊塵不驚烽火幾息而安内攘外之功立矣皇上至仁如天遠邇一視謂四方雖無虞而救災恤患不可以無備乃詔中外擇賢臣發府庫之財以益倉廪之粟俾或遇凶歲貧者可以不飢而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當旌其義復其家寧夏之儲則専以委金公金公既受

命夙夜圖議以求稱上意而来公史公丁公又皆與之
協同力一心慎選寧夏諸衛指揮而下廉公有為者得
王輔等幾人分理其事以陝西都指揮同知張泰董之
按察僉事許資涖焉伐材為倉屋二十六所出官府貨
貰糴糧貯其中金公又申天子恤下之仁與旌義之令
誕告于有衆于是諸衛所之士及王府之屬與其地之
富民茅貴等皆感激奮起曰吾儕生于斯長于斯而遭
遇聖明四夷賓貢無戰伐之勞暴徵橫賦之擾得安居

樂業而有餘積者皆上之賜也今聖心惓惓以養人為務慮有水旱之災而豫為之防唐堯殷湯之徳不過也其可以負哉即發所有輸之官俾自為斂散共得粮六萬六千八百三十石有竒又督寧夏河渠提舉司脩治漢唐諸渠及諸壩口以漑田木以根計草以束計總之為數一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六十九既成而右僉都御史盧公睿適來又為之規畫處置而功益大備葢始于正統五年十月至次年三月竣事于是寧夏之人有

當仰給於官者皆大喜曰上之愛我至矣雖遇荒歉吾
不以飢死必矣金公既還朝間與予道其事曰往年西
陲有不足朝廷轉内郡之粟以給之道途險遠運者率
費十而致一今茅貴等所輸以饋運計之其省費可知
矣瀌何能得此於人哉由上篤于仁有以啓其好義之
心焉耳既蒙旌褒給復矣然非託之金石則何以示久
遠勸將来先生為我記之俾刻焉予謂上之仁諸公之
惠與茅貴等之義皆不可不書若河渠之脩所以厚本

而興利亦宜牽聯書之俾後之人知今之勞心殫力如此而思善繼永勿壞故不辭而為書之若其人之姓名與其所輸之數及倉之所在則具載于碑陰

柳巷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揚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柳菴文集卷四

明　王直　撰

序

立春日分韻詩序

國朝之制每歲立春應天尹先戒其屬為土牛以其年支干所值推五行生克休旺而以五色彩施之又鏤木為小山飾以雜寶結珠翠為花葉以象春物之蕃盛是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備樂行禮文武之臣朝服

在列應天尹以其物進謂之進春羣臣班賀五拜稽首而退上復御奉天門錫宴既醉而後罷葢舉歷代舊典而加厚之也永樂十二年車駕在北京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為明年之春應天尹于潛詣行在進春如故事宴畢翰林侍講曾君子棨等七人者退坐祕閣相與嘉歎以謂國家當太平無事之時而脩典禮彌文之盛豈特為一時美觀哉葢天地以生為德人君以好生為心春者生之始也故夫慎重於春如此者所以致其奉若

天道對時育物之意也漢制立春日下寬大之書今皇上涵育萬物自夫念慮之微以至於政事之施無非所以惠養安利之者蓋不必於春而始見誠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主也而直與諸公幸以此時列官禁近從容兩京之中瞻道德之光華被恩澤之優厚蓋千載之良遇也昔宋之時翰林以是日進春帖于禁中寫時景而美德意今雖不行因時紀事以歌咏盛美而垂之後世者本儒臣職也於是取唐杜甫立春日詩忽憶兩京梅

發時之句書爲丸投器中各探一言爲韻賦詩一首而
直僭爲之序云

歲除日分韻詩序

車駕廵幸北京之三年實永樂十又三年也吾邑之士
居行在者翰林脩撰梁公輩凡八人時十二月壬辰爲
明年之春翌日癸巳式當歲除梁公感時序之遷而重
鄉邑之好也相與合宴于其私第之南齋叙親友之至
情樂太平之無事更酬交酢劇談大笑不知旅寓之既

久而去鄉之益遠也葢是時法度脩明四夷賓貢天子
一意儒術以熈鴻業所謂文明極盛之時也而吾邑之
士又皆以文學奮身遭遇其時忝列華要亦可謂盛矣
及歲時之閒暇舉酒相屬而惓惓以德業相勉將以上
報國家而非獨為鄉邑之榮也梁公既喜之乃曰是不
可無紀述因書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八字丸而投之各
探一言為韻賦詩一首以寫其懸懃之意于時留南京
者則有諭德楊公而下以至監學之賢尚十數人顧其

觴詠之娛有可想見而於夫會合之難則又不能無感於中也詩既成梁公命直序而録之以傳于八家且以寄楊公而諗其意何如焉

送胡允實詩序

洪熈元年五月仁宗皇帝在位慨然興念侍從舊臣悉加以恩禮於是前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加贈少師遣戸部郎中逺志往賜祭且致命焉仍賜其家白金百兩鈔五千貫文綺八

定皆有副而令其子翰林檢討種偕使者以行既畢事
公季子允實亦隨其兄及使者謝恩來京師復以公之
墓碑未立請於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
生得文歸刻焉直初取進士入翰林時公已為侍讀以
清德懿行受知於太宗皇帝制誥典冊多出其手及仁
宗皇帝正位東宮公進為庶子職輔導仁宗皇帝以其
忠亮端確尤親任焉公雍容進退必盡其道凡二十年
未嘗有變故既沒之後二聖之所以哀惜褒贈者有加

而不衰夫古之為君臣者其初非不懽然相得也然而上下無閒至于二十年之久如公者蓋少矣雖二聖之大德有以榮其始終而公之所以致此者亦豈非其德之驗哉直之叔祖僉憲公實與公之顯考延平府君再為同寮公又與直先考瓊州公深相知是以公之教愛於直者加厚也則吾與允實豈一日之好哉惟吾二家之祖皆能卓然自立於前者以德義相上也今吾與允實繼之求夫所以承藉光顯而無愧焉亦難矣夫世之

為妾子弟者皆為人後者也然而無責焉而吾輩言行有一不當於理而君子以為辱先是豈為異哉葢責備於其子孫者所以重其祖考忠厚之至也直與允實其何以自免於君子之責哉師前人之善而勉於為學則庶乎其可也允實歸矣事親從兄之暇益孜孜問學謹其言行以趾美前人君子之責將免矣以直之愚而冒榮苟禄蓋有不勝其責者故於允實之行而為贈言若此允實其亦有以處我哉

贈胡憲使之廣東序

國家設布政司以統治於外而又設按察司以臨之其任葢重矣夫布政司所統府若縣多者至百餘少者不下五六十其為地也廣矣吏之賢否士之得失近或有不察遠或有不達者按察司得以剌舉輔其不足而匡救其非使綱紀整飭法令脩明賢才奮厲上下無壅而治道成矣其任之所系如此然位既高則人仰之者愈衆任既重則人伺之者愈詳毫髮幾微有未至人皆以

為病况乎小大之吏向風承意其為弊豈不多乎故君子之欲盡其職必先正其身存之以仁行之以恕明以燭隱微公以定曲直寛而不失之縱嚴而不至於殘則職斯盡矣然按察司有使有副有僉事而使者所以為之表也使失其為表之道則為之貳者且不憮况欲以儀其下乎此使之所以尤難也吾友胡槩字元節始舉進士為御史其名實蒸然聞於世朝廷知其才嘗使署刑部及都察院其名實益彰徹大顯未幾擢拜廣西按

察使蓋能正身以盡職不失其爲表之道而稱朝廷所以命官之意者也今年夏改之廣東廣之東西相接也其土風民俗無大相遠推其所以治廣西者而施焉無不可者宜於彼有不宜於此乎吾知廣東之治由是而益盛矣於其行也朝之士大夫素相厚者以其道途所經山川城郭命題賦詩以送之而以序屬予予素嘉重胡君者故不辭而爲之序云

贈余學㮣赴常州教授詩序

泰和余學㬇為廣西平南教諭既九年以績最陞常州府學教授學㬇乃予永樂十年所取士又其兄學夔為翰林侍講昔予與同年生相交為最厚故學㬇來京師特厚予故往來無閒也學㬇通易經蓋受於其尊府斯延先生斯延先生受於安成劉先生雲章劉先生雲章則常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其家學有源委故學㬇亦能教諸生諸生皆樂從之其在平南夷獠之地盜賊攻刼奔走避匿無寧時而師生相與講學不廢故卒能有

所成就如此予嘗竊怪世之職教者率以地之美惡為戚忻不復計其教之何如也夫人之才不才多係於地地之饒沃與否有以興墮其志氣古之婦人女子能辨之而聖人有取焉顧世之為士大夫者乃獨役志於此得美地則喜不然則大以為戚其智反在古之婦人下此無他蓋以自養為累故也士大夫之學豈專於自養也哉若以地論之平南可為惡矣而學輿之教有成績然則人才果係於地沃與否邪抑亦在乎教之有道邪

常州在天子畿内邇於教化故其地雖饒而其人則才學爂之得常州人多賀之而學爂不加喜葢將以其教平南者而施之予知常人皆有以成其才也必矣此可為常人賀也於其行也知學爂者皆賦詩送之而予書其說以為序

運副蕭公挽詩序

山東鹽運副使蕭公鵬舉既没之八年其子孟廉輯凡士大夫哀挽之詞為一卷求予序之予自幼時則聞鄉

先生劉尚書子髙以清德正學教蕭氏子弟名能傳其學肖其德者則公也心知慕矣其後得所謂駢義五刑二傳讀之而知公之德其相慕加焉時公為蘇州同知坐事免復起而官山東矣永樂二年予竊第入翰林又得聞公有豈弟之政於其屬之人而朝之達官貴人往來山東者多能誦公之德予於是益信而相慕益加焉又後三年公以考績來京師乃得見于今翰林學士楊先生所夫以相慕於累年而相遇於一旦其為慰悦可

知也然公亦雅知予而喜與予接蓋不特鄉邑之故而有先人之好焉公色溫氣和靡靜簡重聽其言無不當理考其行又無不合於言者蓋謂之君子無愧也孰知去一年而公死矣嗚呼若公者可多得哉此士大夫哀挽之詩所由作也然予聞之黃鳥之詩尸鄉之歌所以哀其人之不幸若公之德脩於身施於家而達於為政享其福祿榮名而終於壽考宜可無憾矣而士大夫於公猶不釋然者蓋君子之於人愛其德則思見其人見

其人則頽與之久處而不厭故違離契闊則必見於言以致殷勤篤厚之意而況於死生之際乎然則是詩之作蓋其好德之心不能自已也況若予者又安能已於言哉故為序之使藏焉嗟夫不務德而自肆者可以觀矣

移居唱和詩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予以内艱服闋至京師主於東城予姻家歐陽君允和而楊先生士奇則居西城之金城

坊所與鄰者同邑余君學夔劉君朝宗臨川王君時彦吉水錢君習禮張君宗璉周君恂如周君功叙皆予之舊也先生重鄉誼篤世好不欲棄予於遠思求近宅以處之使熏炙為善而先生之居乃與刑部員外郎汪麓對門時麓以考滿當陞而未受命也先生即令買所居宅恂如功叙與諸君皆力賛其成既而麓拜陜西叅議以去予以六月二日徙居之先生及諸君皆為喜朝夕相過不厭也夫京師者百萬之衆之所萃也然車轍馬

跡於東城為多故晴則冒塵埃雨則陷泥淖至不可往來而西城實亢爽雖雨暘明晦之變不異然終不若彼之甚也及予之來適當淋淫之際頽垣敗屋往往而是予乃得安宅以居幽雅閒曠無車馬之擾塵泥之污清泉佳樹近在庭下西山之勝可一覽而盡之何其幸哉而又得楊先生為之依諸君子相與周旋其言語行事之間皆所以示益也予之樂乎外悦乎內者如此則其去小人而為君子可冀矣古所謂蓬生麻中者予之謂

也私竊自喜因呈詩四章楊先生首和之繼者凡十有八人皆一時之傑和平清麗可傳而誦也豈可以予之陋而廢哉明年二月二十一日予始復職為侍讀公事之暇序其所以作詩之意而次第録之使好事者得以考覽而予詩則謬居首云

郊遊詩序

宣德二年正月庚子上有事於南郊明日大宴羣臣復以上元節勑賜假十日俾各飲酒為樂以彰太平之休

宴罷曾君子榮諗于衆曰吾徒縻於職務不為閒曠之樂久矣今幸有恩命盡秉閒遂一遊乎於是諾者八人期以乙巳至古城古城金蕭太后所築其廢久矣而天王寺白雲觀在焉皆昔所嘗遊者及期李君時勉陳君德遵以俗累不果王君時彥陳君光世錢君習禮遂先行俟於順承門外予與曾君曁周君崇述繼之時天色陰翳極目無所見不能不少沮然而皆曰天素從人欲豈於吾輩有靳邪將必不然既出城陰雲忽開天日朗

霽諸山秀列如畫其高下起伏虎蹲龍躍之勢連亘數百里皆可一二數之衆大喜按轡徐行曰此天相我也遂前數里至天王寺登殿後古臺四顧皆頹垣敗屋軍民雜處其中臺前一小殿殿前故址皆為耕稼之場浮屠七級亦頗為風雨所剥蝕葢視舊加獘矣殿上有佛像三一僧侍側男女拜謁者足相踵皆施財以求福諸君厭之遂出西室繞其後數百步至白雲觀觀之西乃長春宫舊址觀則長春真人退居也道士魏道方起其

廢殿堂門廡香華鐘鼓之設皆可觀而道方適入城為人禱禳道童冲霄迎謁甚恭然人之往來者與天王無異予因嘆曰有元盛時佛老之宮莫過於此由王公以下爭奔走焉自謂足相資以久矣孰知未及百年而並廢虛無寂滅之教果無益於世而人猶信向如此甚矣其蔽也遂退入殿東法堂堂中事元武像乃坐其東室飲茶畢諸從者各置酒饌相與勸酬時春風始至草木尚未萌動諸君獨以其幽雅故觴酌甚懽追思昔遊人

事之不能常固亦有感于中然後知朋友相從於無事而得燕遊以嬉為甚難彼汩汩於流俗不能少暇者為可惜也飲既酣皆謂不可無紀餞君乃析唐人詩福地陰陽合仙都日月開二句為韻各賦二詩詩百言俾予為序然日且暮不可留遂罷去而餘興未已曽王二君望山北行由平則門入予與諸君循濠水践故道以歸平沙漫流烟霞之照暎魚鳥之翔泳皆其心所樂者也明日詩成聯為大卷予因序所以遊冠其首

家譜序

永樂十四年直先考瓊州公以內艱起復因持家譜至京師將求序於翰林諸先生時已有疾不暇求直以其統系失詳也因間請焉則語直曰吾王氏其先居金陵葢太傅導之後南唐時有崇文者為吉州刺史因挈家來吉其後遷虔州節度使而姪牧遂居廬陵宣化坊孫贄字至之又奉其父牧徙居泰和之臨瀼坊宗慶歷中贄為天章閣學士知諫院乞歸省其親仁宗書其慶二

字以賜令具慶坊即臨澴之改也後有承節郎三班奉直諱先者始居城西髙塭巷而治園圃植花卉作亭榭於龍洲别墅以為樂子孫因徙居之號花園王氏今之所居則又自花園徙焉吾常侍爾祖竹亭公與爾叔祖御史公而聞之葢其初譜牒甚詳元季兵亂族祖晋夫攜之以避難不幸遇寇其子繼隆被虜譜牒亡失亂定而歸得故譜二片於煨燼之餘一自始祖以下至鏜六世一自奉直至欝林公五世而已餘皆残缺不可知故

奉直公以上遂失所系屬而具慶坊則亦無有存者是以無所參考而抱戚於無窮乃自舊林公以下所知者續之至于今而自奉直以上既無所考不能明其昭穆不敢強附故别舉奉直為宗而存諸派系於其前幸他日或有可考而聨屬之其他派不知者則缺焉此爾祖之志也嗚呼是豈其情之得已哉又曰吾宗自居泰和以來傳至于爾兄弟凡幾世雖不能大光顯於前人而幸世不失為士則吾祖宗之所以封植敷遺者可知矣

叔孫穆子論所以不朽者在於立德立功立言其可不思所以自立哉爾小子其勉之直謹識之不敢忘令先公雖不幸而其言存以直之無狀其何能奉承而有所立哉因脩輯譜圖既完敬録其言以告後之人使知其本之所自而無忘先公之訓庶幾能昌大於久遠也

益菴詩序

予友蕭進薦之未舉進士時嘗名其藏脩之所曰益菴故翰林侍讀梁先生為之記及薦之取進士官京師選

為滕縣令又以詩序屬予夫君子之謙虛求道以自益者豈徒成已哉亦將以益人也薦之自益於已也多矣令而臨一縣凡一縣之人所以成其孝弟忠信之行厚其養生送死之具皆薦之職也推以益人此其時矣夫易著聖人之用而益之為卦所以明益下之道也其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推已之德善以益下之人則人誰不欣戴之者然非中正之道人猶不說也故曰中正有慶卦之六爻惟二五居中得正故二曰吉而五曰

元吉三四皆不足於此故皆以中正戒之然則中正之道固益下者之所當務哉偏私邪僻中正之反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則為損也大矣而何益之有夫五君也三四未盡其道也所宜法者惟二乎二以柔順中正而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夫能受天下之益則資於已者厚而益於人者深其謂吉宜也雖然益之於人者有矣而脩於已者未盡猶為無益也故於大象有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說焉夫見善不能遷有過不能改傲然自

足拒人於千里之外其不戾乎中正者少矣何能有益於已而盡益下之善哉然則益下之道固貴乎中正而所以協乎中正者則貴乎有以受天下之益然非有遷善改過之實亦何以來天下之益哉嗚呼亦難矣薦之賢而有志其能盡是道以益下也審矣故為之序如此所以足滐先生之未備庶乎兼體用合内外之道也工乎詩者申以系之

贈王行人出使江廣序

古者男子之生則以桑弧蓬矢射上下四方葢示其所有事也故君子之行天下觀夫山嶽之崇髙河海之深廣都邑之巨麗古昔聖賢道德之遺懿豪傑之士之所以經營得失成敗之際與夫物産之珍怪人事之盛衰風俗之美惡與其所以然之故而致其知廓其量達其才器而見於行事之間若此者葢非偶然予少則慕之然方困學未能也其後聞有為行人者使于四方得如前之所云輿或為之以償願焉及舉進士入翰林不得

為所謂行人者方惴惴焉以寡陋為懼解之者曰玆雖不能觀乎天下然得觀天下之書古人所謂不出門而知者可冀矣予心終不能忘也渤海王翺九皋端重之士也始舉進士為大理寺副久之遷行人予心喜其去詳刑之煩而遂遠大之觀而九皋之心亦與予同也故出入往來勤勤而不厭於乎九皋其真有得也哉初行人之設也皆以他材處之蓋取便使令而已太祖高皇帝知其繫國體之重也皆易以進士非重事不得遣焉

及其秩滿也往往出臨大藩典大郡其重之如此葢以其學足為進士而其得於耳目又有若予之云者也然則士之仕也得奉職於此而盡天下之大觀以資益乎已而無愧於男子之所有事豈不快然可樂也哉柳子觀夫皇皇者華之詩而知古者遣使之義矣其首章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其後則反覆於咨謀度詢之說焉葢君之使臣將以廣聰明也惟能有靡及之心然後能察下情而達之以輔君之治九臯其益務此也哉九臯

令奉詔由江西而之廣東以予為江西人也來與予別予嘗願為使以觀乎四方而不得者因九皋之行相與道之如此而又幸江廣之人之情之見察而得以蒙其利也故又乘能詩者作詩以送之而書其說以為序

張氏文獻集序

張氏文獻者何凡文章之為張氏作者皆錄也不獨謂之文而又以獻名者何文因人而作觀其文則其人之實可知此其所以名也張氏始由滄徙青五代之末國

子丞叔完者又自青徙汴宋之南渡太常少卿泰實從遂居上虞之東門以故郡望表其坊曰清河坊示不忘本也越五世有君瑋者作祠堂以祀先一本朱子家禮且錄先代所受誥詞諸作以傳示後世以表著前人宦達之盛至九澤重脩譜以見其孝九臯託興於鶴以表其清九容累官至山東參政九功亦累爲學官而士倫甫則九臯之子令山西布政使居傑之父承先裕後以德誼重當時皆張氏之偉然者也居傑初自教職擢給

事中陞祭議又陞祭政以至為方伯政事文學有過人者其弟居彦亦選自學官為僉事兄弟皆方面重臣豈偶然之故哉自古有國有家者其先世所行必託諸典籍而又有賢者識之然後可徵於久遠杞宋夏商之後也文獻無徵孔子歎之况下於此者乎張氏自五代至于今凡幾世其閥閱之華衣冠之美譽績之著觀於是可知於乎此其所以謂足徵者與宜其集録以傳也予交居傑久不腆之辭見於紀述者亦有矣惜乎不足以

行遠也抑嘗聞之大家世族所以有徵于後者固在此
然至于今而不泯者則又有說焉晉范宣子自謂其祖
歷唐虞夏商以來皆顯且大可謂不朽矣魯叔孫穆子
則謂之世禄其所以不朽在於立德立功立言令張氏
之世可考者亦既顯且大矣若益勉於三者卓然垂世
而長存則張氏之顯且大有巳哉居傑以是集徵為序
故為序而道之

棠陰清晝圖詩序

予友尹源本深為縉雲知縣以代還出棠陰清晝圖一卷示予曰源之為縉雲也未嘗敢以非道加諸民常欲有以惠利之然而未能也方師古之善為縣者而庶幾焉而遽以代歸縣人耆老寫此圖為贈源不能辭源豈敢自擬於召公哉接乎目動乎心庶幾可少進焉此源之意也先生幸有以教予謂人之所得於天者其道同故聖人可學而至豈特召公哉以召公之心行召公之政則亦召公而已矣方公之循行南國或聽訟於棠下

慮民之從已者勞也從已者勞且不忍况殫其力竭其才乎宜後人之思其德而愛其樹也世之為令治百里之邑人之所望者為利於已也苟如召公而每加厚焉使寒有衣饑有食勞役有時征斂有節幼者遂其長老者遂其安誠如父母之於子則人當廟而祀之尸而祝之矣豈止思其德愛其樹哉然而有志者益寡也於是有嚴刑以立威侮法以矜智貪利以養禍長惡以濟姦含垢忍恥以自容媕婀姑息以自逸者由是而人皆失

望人既失望則將有遐心而何懷思之有哉本深去縉雲而民以美召公者貽之則其政之得民可知矣本深謙讓弗居且將慕而勉焉誠可謂有志之士異乎世之傲然無恥者也予嘗與本深同遊鄉校知其心淳厚而和平將必能進於是矣故為序其端工乎詩者申以勗之

贈吳君景春詩序

吳君景春毘陵人永樂中以才舉擢泰和令辭其常祿

一取給於家其為治以慈恕為本凡有教令必諄諄然親禮君子而愛恤細民事皆辦治當是時為郡守者尚嚴急入小人言不慊意於君會朝覲來京師以為不職言於吏部當解官衆謂君曰守嘗以事委君以廉能譽君矣令文符具在而反誣若此盍自言君曰我若自言彼得無咎邪吾無愧於心足矣何以辯為衆以君為長者予邑士大夫皆惜之而贈言以明其志君歸娛意於山水之間蕭蕭然自得也而泰和之人之念君與君之

愈泰和皆未嘗忘於心今年來北京既與予輩相懽如曩時邑之細民之在京者皆忻然趨拜曰安得公復臨我哉益自君之歸向之郡守既以嚴急取禍敗而後之為縣者多貪殘苛刻無誠心愛民或懵劣不勝任姦弊日滋民苦之是以思君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愛人仁之施故為縣者患無誠心愛民苟誠心愛民民豈有不化事豈有不治彼懵劣不勝者固不足道矣貪殘苛刻乃仁之反而民之賊也則予鄉人之思君益誠有激

乎心者矣吳君家宜興衣冠文物為鄉邑之望田園足以給朝夕池沼足以供游釣遠近之賓客可以觴詠而往來推其貲之贏又可以施惠於鄉黨其心葢無不樂也豈介意於用舍哉而予知君存心之厚葢君子人也故於其歸率諸公賦詩送之而為序如此且以示其鄉人使知其果可重也

胡先生挽詩序

太子賓客頤菴胡先生以正統九年某月某日卒于南

昌里第訃至京師禮部以聞上為之惋惜遣使賜祭命有司治墳塋京師士大夫聞之莫不惻然傷悼致賻奠之禮於其葬也又為作哀挽之詞使執紼者歌以送之葢先生之學問文章施用於朝廷流播於海内而清德懿行表然為儒林之望宜乆生於世使後進之士得有所取法而敏於為善乃今已矣則凡知先生者其安能已於情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此哀挽之詩所以作也憶永樂之初直取進士入翰林先生與解胡諸公皆在

內閣太宗皇帝親任之直先叔祖啓翁先生在洪武初為監察御史與先生之叔父虞部府君同朝為莫逆直是以辱愛於先生未幾先生去為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及脩太祖高皇帝實録直與執筆其間而先生為總裁所以教愛者尤至然先生已多病不能復談笑如曩時仁宗皇帝即位念先生病久故不欲煩以政加太子賓客俾致其事還直持勑賜之士大夫以為榮先生既歸雖聲問不至於朝廷而在朝之論舊德者俊必歸於先

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之徵言者足相躡於門先生應之不倦人得而玩之不啻若拱璧以直之愚而先生賜之言大篇短章渢渢乎其盛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而其言存直每讀之不知涕泗之横流也則直之哀蓋又有甚者焉漢之挽歌有薤露蒿里二曲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大夫庶人皆歎夫人命之不長令先生年躋八十不可謂少矣且官至三品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可以無憾矣獨吾黨之

士所以哀思先生蓋有在於此之外者皆於詩見之故敬為序使後之人有考焉

萬安横街劉氏族譜序

仕者至於長子孫而人愛之不衰則其德之在人可知矣然非其子孫脩身慎行足以繼前人而欲得此於人蓋難也唐狄仁傑為魏州人感其德而祠之及其子景暉為暴於魏魏人遂毀仁傑像嗚呼景暉不足道也魏人亦薄於義哉今予觀之萬安劉氏而知其前人之德

子孫之善與邑人之義矣劉氏本祥符人當宗之季有功甫者丞萬安奉父漢臣母蕭氏以來萬安之人悅而戴之既而功甫與父母相繼没其子七人世亂不能歸留居邑西之横街邑人敬而禮之曰此吾故丞之後也至于今十世二百餘年衣冠益盛而人之敬禮有加非其前人之徳子孫之善與邑人之義烏能如是哉往年予聞其族有昭年者以齒德重鄉邑其子俊英克肖之予心慕焉昭年以族屬多而散處繁不可以無紀乃作

族譜以著其本而聯其支俊英又編為譜圖以便觀覽其意葢欲正倫理篤親誼以不愧於前人父子之心何其厚也歷三十年俊英之子刑部員外郎廣衡與族兄臨武教諭有臨又取其當書者而續書之將刻梓以傳其心亦其父祖之心也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歷世遠者德盛故也然前人之德不可恃也貴乎有以繼之徒恃而不能繼而欲久且盛焉亦難矣欒武子有德于晉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於召公至其子黶汰虐

日甚及武子之施没而黨之惡彰故盈受禍以債其家由是推之狄景暉之不及禍蓋亦幸矣是故本之以仁行之以義體之以誠持之以敬前以此始而後以此繼則其流澤之長傳世之遠孰禦哉劉氏之立於前者既美矣繼而不窮予猶有望於其後也廣衡端厚勤慎士大夫稱其賢他日所立當又有大於今者足以光前而裕後予重之故因其請而為譜序如此

任處士挽詩序

處士姓任氏字保沖世居泰和北門以醫聞州里至處士樂閒曠自便不肯役於物徙居城西之匡村田園池沼足以自養茂林密樹足以嬉遊環縣之山足以適乎目悅乎心由是於聲利榮寵益不以屬意居嘗無事或一至城中遇故人親戚飲酒談笑及暮而歸其心盎䍩䍩然也篤意教其二子敬立敬敏遣從予大父竹亭先生及蕭先生尚仁敬立以伯父保宜命為後舉為醫學官為龍泉訓導敬敏亦為里塾師遂與予同遊鄉校皆

有賢名處士益自得曰惟天與祖宗所以厚我者至矣我何為不樂哉予嘗造處士處士知予與其子遊亦忻然相愛忘其年之長也其於他人亦皆有恩意見其為不善即勸之使為善人有負不平來告者處士以義裁之無不意滿而去蓋其色溫氣和而持心寛厚平易故為人敬服如此後予竊官京師處士以永樂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凡知處士者無疏戚愚良皆痛惜焉於其葬也士大夫多為詩挽之此可以知處士之德矣予嘗

觀夫世之豪傑士其貨利足以餌衆人勢力足以傾里閭言論可否以為人之輕重視夫安常守義之士真不足當其意然人之服以心者少也至於其死遂騰口說於後甚或至累其子孫其得相忘於人已幸矣求一言以哀惜之何可得哉若處士蓋亦安常守義而已非有赫然動人者然生而人敬之死而傷悼焉是豈可以苟得哉予故為序其詩觀乎此者好善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敬敏令為古滕知縣以文學政事稱於時詩蓋其

所輯也

臯蘭黄氏宗譜序

臯蘭黄氏宗譜者譜黄氏之居臯蘭者也黄氏之先葢出於陸終世逺代分譜牒亡失其家揚州之興化則自元治書侍御史大有始三傳至士源為髙郵軍照磨因家髙郵士源孫志道又徙平凉再遷于臯蘭故遂為臯蘭人至其子翰林編脩廷臣兄弟及其孫瑨琮輩纔八世廷臣欲脩譜以明其所自出而歎其先不可考慮不

足以傳信後世乃斷自治書始録其可知者為書其出處履歷生卒娶葬之詳皆謹書之欲以傳信也古者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故國必有史家必有譜然燕自召公至惠侯九世已失其傳次名謚此史之獘也太史公作燕世家亦從而録之不敢加一辭焉懼不足信也故夫有家者作譜以明世系宜録其可知而闕其不可知牽合傅會以自誣豈尊祖敬宗之道哉黄氏自治書以來世有禄仕至編脩乃以文學致身為史官蔚然

有聲於當時而黄氏益顯雖治書以前失其傳而其祖宗積善累慶以昌大其子孫可知矣自兹以往德善相襲累而積之雖傳至乎百世可也松柏生於高原至於大百圍歷千歲江河之流逾千萬里而必至於海者其本源盛故也子孫之視祖宗水木之本源也培其本以滋其末浚其源以達其流則愈久而愈盛其有窮也哉廷臣以此譜求予言故不辭而為序之以告黄氏之為子孫者

贈陳叅政歸山東序

予友陳公士啓之為山東右叅政也久矣今天子即位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謂布政司所以統治府若縣者也布政司官皆賢則能察屬吏之賢否而進退之民庶其受福矣於是擇遣御史分行天下考察羣吏而必自布政司始焉時山東之為右叅政者凡數人御史會藩憲大臣議其所以去留者為之長者皆曰莫如陳公問諸寮屬亦曰惟陳公為賢又進諸吏而問之亦皆曰

莫有宜於陳公者御史亦廉得實言於朝獨留陳公而遣其餘之吏部別用焉未幾陳公考績來京師吏部以爲稱言於上還之山東上又俾錫之誥命以寵賁之陳公可謂榮也已予嘗論之天之生賢所以爲治也然置之羣庸之中而無以別異焉則相率爲怠相觀而化者有矣雖或有傑然不變者然亦鮮也故治天下者惟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矣然昔之爲治者簡賢棄智有焉賢不肖混淆有焉此不足道也郭公知善善而惡惡若

可為治矣然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亦以亡用是以知人君為治惟在於辨別賢否而用舍之辨別則致其明用舍則致其決斯於治天下也不難矣堯舜之治用此道而已聖天子躬堯舜之資以興天下之治故為是以勸勵在位者詔下之日遠方之民相扶攜而聽之皆喜且泣願少緩死冀見德化之成而所以宣上德以慰民心者非在於陳公輩乎陳公閎達周慎偉然君子也其不負所職也審矣予誠有望於天下之為布

政司者而於陳公乎發之故書以為贈行詩序而諸公之作則係乎下方

贈獨孤郎中省墓序

予幼則從鄉先生曾仲章讀書因與獨孤君樂善遊相好也先生教人嚴而有法尤於樂善加意焉樂善亦感勵自奮早夜不懈有以稱其意其後樂善以推擇為邑庠生予則浮沈里中十餘年亦被舉入邑庠復與樂善同學夜則焚膏讀書相繼至於旦旦即探題為文章務

以道義相鐫切又四五年遂同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久之樂善去為禮部主事秩滿陞工部郎中改北京禮曹郎中所至皆能舉其職凡為其長與同列者皆曰樂善君子人也然人有未盡知者而予獨深知之葢自予交樂善於今殆四十年見其小心恭慎守禮而畏法未嘗以貧富貴賤易意如是者將終身焉信乎其為君子矣今年春天子加恩羣臣凡任職者皆封贈其親於是樂善之尊府文彬先生得贈北京行部禮曹郎中母

廖氏贈宜人賜之誥命樂善既拜賜遂援例請告展謁于墓下又賜鈔二千貫以行嗚呼朝廷之恩厚矣然亦可見為善者之有後也予聞樂善之大父景芳先生與其尊府皆孜孜儒術非善不為而皆以隱約終其身其所積者未發也樂善早孤無厚業惟呻吟呫嗶之間思光顯其先人當時大夫君子皆有以信其必然者葢善惡之報天道固未嘗違也今樂善遭遇聖明居官食禄者二十餘年復蒙恩追爵其親第五品赫然為鄉邑之

光此可謂無天道也哉令之歸也鄉人父老之知樂善者必皆嘆嗟羡慕為其親榮之而凡為善而未享其報者觀之亦可以無怠矣故序以贈其行

送曾學士詩序

洪熈元年四月上命皇太子恭祀孝陵於南京一時文武侍從之臣皆上所自定而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君子棨在行吾黨之士榮君之去相率賦詩贈之而俾予序予謂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君在侍近

二十餘年其雋偉之才該博之學雄肆奔放之文章傳誦於天下天下之人仰望其聲光也久矣蓋所謂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之君子也其所以充乎内施乎外者豈有待於贈言也哉雖然昔者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道其徳行之美職業之脩祝其速歸于王朝所以慰安其心而致其殷勤篤厚之意者朋友之誼當然也則令之所以贈君者其可少邪君宫臣之首上所擇而任者也朝夕左右輔養儲徳以隆國家

萬年太平之本其任豈不重乎予聞之陳古道則感人也深言近事則動人也速況乎祖宗積累之故哉今之去其所歷也遠矣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經營規畫之跡可考見也當其龍興濠上取滁和渡采石定鼎金陵經畧吳越然後出師下梁豫迅掃齊魯燕趙之區而天下定矣然元之季世干戈饑饉民之存者無幾太祖皇帝既安定之承以太宗之聖深仁厚澤洽于天下五六十年之間人物生息所在繁滋以至于今葢太平極盛之

時也夫其創業之艱難守成之不易與夫民生之急於衣食以養生送死其可言者葢多矣是皆所謂養德之資也豈特詩書所載堯舜之道哉君於此其亦盡心焉耳矣崧高之詩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君之所能而予亦為君誦之庶幾古人之誼也予與君同僚而去留各異故惓惓之情如此他日還朝樂其職業之脩尚當相與歌咏之而君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西域行程記序

西域之國哈里差盛强其次則賽瑪爾堪葢自肅州嘉峪關西行九千餘里至賽瑪爾堪又二千八百餘里乃至哈里所經城郭諸國凡十五六其人物生聚有可觀者葢無幾唯此二國物產之饒風俗之豪侈遠近賓客之所輻輳大畧相似然無舊志可考不知於漢唐為何國此地之所以陋也我太祖皇帝受命有天下四夷君長莫不奉貢唯西域遠國不能自達仰聲明文物之盛

而興其謳歌朝覲之心久矣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仁恩義澤靡不沾被其諸君長則皆稽首南向曰聖人之德猶天也庶幾其撫我乎上知之擇廷臣之賢者往焉而陳公子魯實當其選公忠厚樂易恭己愛人敬慎之心久而彌篤徧歷諸國宣布明天子德意未嘗鄙夷其人是以其人不間小大賤貴皆嚮風慕義尊事朝廷奔走送迎惟恐或後既而各遣使者來謝恩闕下貢水土物公則以其所歷山川之險易人民之多寡土壤之肥瘠

貨畜之饒乏與其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備錄成書上之蓋一舉目之閒可以想見萬里之外公之用心亦至矣予讀皇皇者華之詩而知君之所以遣使與使之所以事君蓋君在上不與遠人接也故遣使以宣己意達下情為使者欲副君之意而廣其聰明則咨諏度詢其可以緩哉公之上其書正此意也此孔子所謂不辱君命者也公所上書詔付之史官而藏其副於家後之君子欲徵西域之事而於此考覽焉其亦亮公之意

哉

贈訓導梁叔莊序

叔莊名粟予戚也以縣大夫之舉與予子稹皆爲縣學訓導梁氏世儒家多以文學致通顯叔莊之爲訓導卑於呫嗶之間自常情視之有不慊於意者然予則甚重之蓋道在是也故於其歸試相與言焉夫内外百司之執事苟有才者皆足以任之惟訓導之職甚重所以成賢才而爲治天下之本其道則仁義禮智著於心著

於經當朝夕進諸生講明而服行之本於身形於家而達於鄉黨州閭自人倫之近以至萬事之舉措皆盡其道則發於文詞者非虛言而施之政事者皆實行賢才成治道盛矣訓導所繫之重蓋如此然其所以教豈徒然哉身有之則下化之不然未有不相校與相夷者然則為訓導者固當脩其身以為之本也予嘗觀之世之任此者多矣能盡其職十不一二見也棄背其親愛奔逐於權利疎君子而親小人出儌幸犯危難而不顧或

沈酣於杯酒之娛或陷溺於市井之習甚則憒然不能措一詞若是者比比也則於言教且不可況脩身以為成賢才興治道之本乎此其人皆大夫君子所切齒能免於其身益幸矣而斯文之不幸也叔莊好學而明道其言慎其行端其文暴著於外益不忝於其職非予之所嘆者賢才之成可必也然君子之學蓋終其身而後已未嘗有閒也叔莊其尚加進也蓋道益明身益脩其立教之本益厚而收其效益無窮則叔莊豈但為吾邑

之望將天下之望也予言之煩如此益相厚之至且使予子觀之亦有所警發也

石潭八景詩序

劉先生髦居永新禾川上川水自義山來百餘里至先生所居滙為潭泓渟靜深洞見毛髮尤於良夜觀月為宜心甚樂之學者因號為石潭先生先生講授之暇即徃坐潭上縣之巽隅有兩峯巍然正在前衆山莫之敢抗雲浮兩峯閒悠揚上下葢所謂無心於出者先生有

契焉川上漁艇往來欸乃之聲相應和旁有澗水水上為石橋俯視之亦清澈可愛先生意愜則循石橋行芳草間尋孚惠廟古碑而讀之蓋囂然自得也暮歸坐林屋掩重關青燈熒熒學者更請益先生應之不倦夜久神祠鼓罷乃退休黎明道院鐘動即起盥櫛正衣冠坐堂上講授如常時時先生年幾七十矣間取其景物命為題曰巽嶺雲間石潭月皎小橋流水芳草殘碑江船漁唱林屋書燈叢祠暮鼓道院晨鐘與士大夫歌咏之

先生子定之為翰林編脩諸公聞先生之風者亦多為賦詩定之取而書之冊復請予序其端予謂山水之樂非仕宦者可得而兼也故雖不能忘於懷而亦有不得不忘者勢使之然也先生以子貴封翰林編脩有名爵之榮而又得山水之樂天之於先生何其偏厚如此哉然古之君子喜盡天下之大觀故予尚有望焉今之北京萬方會同之都也山河之雄深宮闕之鉅麗聲明文物之炳煥誠超越古昔而有所謂八景者賦詠之傳於

天下久矣先生倘遂一來得接於耳目而播之聲詩豈不快然樂哉予輩得從先生遊而訪石潭之所以樂是亦一快也故為序其詩以俟

樂氏族譜序

泰和禾溪之有樂氏自糾始葢由五代時來居之然舊譜亡不知其所以徙在宋時屢有佐郡縣舉進士入太學者葢衣冠之族也元至正間大成甫再以明經舉不偶於有司而科目亦隨廢國朝更化樂氏子孫唯大成

甫在因不復求進而惟肆力於詩四明爲斯道與予祖竹亭徵君常爲序其集此文獻之足徵者大成四子曰孟堅仲韞叔潤季美孟氏先卒予不及見之而惟識仲叔季皆忠厚樂易表然其鄉之望也其諸子孫皆讀書守禮義象明閲典有才欲見用於世而弗果象乾令以賢舉當得官其在京師數過予因以族譜求予序葢其諸父之所脩也自象乾之子泝而上之凡二十世歴五百年其變故多矣而樂氏子孫猶有顯者其慶澤之長

豈非世德之盛之驗與然所謂德者莫大於仁義仁義之實孝弟而已孝弟脩於身行於家而施於宗族倫理以正恩誼以篤斯足以亢其宗使人人而皆如是焉則光明碩大雖復久於是未可知也且為人後者不可恃其先德之盛而當脩德以繼之然後能悠久而不窮晉欒武子之德非不盛也而黶以汰虐繼然賴武子之德以保其身及武子之施已没而黶之惡實彰於是盈蒙其禍以仆其家由是而知世家大族實由祖宗立德以

啓之而尤貴乎有繼也樂氏既有立於前而又有繼之者是以能盛至于今後之人欲迓續而引長之其可不務德哉予故為序其譜如此是亦相厚之意也

段叅政母夫人慶壽詩序

山東左叅政毗陵段君時舉之母夫人以元至正丙戌某月某日生至於今洪熈乙巳年已八十矣段君樂其母之壽且康也以是日大具酒殽盛賔客以為慶翰林侍讀李君時勉侍講羅君汝敬等聞之謀曰吾與段君

同舉進士入翰林受先皇帝命進學於中祕又同官京師十五年其相好最深夫人在堂歲時拜慶豈特吾黨輩哉雖為婦者皆然矣而夫人之所以提攜誨導者皆有德之言則視夫人猶母也令安然獨存享其子之禄其為慶幸豈細哉顧相去遠不得廁賀者之末曷相與為詩致頌禱之意而遣之山東使歌以為壽焉衆皆以為宜詩既成而俾直序之嗟乎夫人可謂盛福也已古之論福者皆以為有德之應盍曰玉瓚黄流之相宜也

夫人之德脩於身儀於人有足重者則福之降于天者孰能禦哉世之人德足以致福者有矣而或不能久也幸久矣而或困於疾疢不能以自樂也可樂矣而為子者或不能賢且貴也則安得無慊然于中邪令夫人有其福而壽考康寧精神不衰叚君以才行著稱致位三品而當聖明無事之時得以其禄敬養焉其得于天者豈不全備矣乎詩以頌之葢宜也雖然福系於天若不可祝而有也而人於其所愛敬者則必以是祝之葢曰

天之能從人欲也故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蓋非是不足以致其愛敬之心則頌而禱之亦宜也此諸公作詩之意也抑聞之詩者歌詠其事而信於後世也蓋觀其言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人事之得失是以百世之下讀行葦既醉之詩而周家太平之盛仁厚之澤可知矣今諸公之詩雖為夫人慶壽而作然所以從容而致此樂者蓋以時也則後世有得此詩而誦之者不獨以知夫人之福而國家慶澤之

隆豈不於是而可信哉故為序之詩凡若干首

筠陰堂詩序

郭公子齊拔俗之士也於他物無所好而獨好竹居吉水之富溪有隙地皆種之既成林矣乃就陰作堂以休凡賔客之有文者則相與講論其中他莫得至焉元進士河南艾元暉名曰筠陰堂而為之記一時名士皆賦詩令三四十年公年亦九十餘矣尚康强無恙士大夫之往來斯堂者不異於昔時去年公之孫用楷由縣庠

充貢來北京北京之能賦者聞公之所好如此又相與詠歌令用楷以選舉得長樂教諭將歸拜公於堂上舉酒歌詩以為壽而請予序之予謂天下之物非可一二計也而人之好之必以類張湛之於松陶淵明之於菊林逋之於梅周子之於蓮花葢以德之似也若公之好竹非其清操直節不為流俗之所移與竹之清虚勁直凌風雨傲雪霜而不變者同歟昔人謂君子比德於竹然則公其君子哉為公賦者其亦好之以類哉予嘗聞

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天下所不能加也名公顯人之居此者莫不好玩而歌詠之雖其品類之殊特姿態之妍麗不過數日之賞而已豈足以供玩好於悠久哉至於竹其容色皆不若彼之移人而君子好之不厭豈非此以其常而彼以其暫歟抑生植之類固各有所遇歟雖然昔之人有好竹者矣晉之七賢唐之六逸皆當時之望然而沈酣於杯酒之中放曠於名教之外好德之君子不取也今公與賓客者遊其不為此可知矣宜

乎吟咏以著其美也抑又聞之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篤於自脩詩人賦淇澳以美之詩凡三章皆以綠竹起興其言有次第美武公之德積而至於盛也今公之意其亦若此也乎夫德者壽之本有其德斯有其壽矣用楷歌詩以為壽乃所以歌公之德也竹云乎哉予故為序之以發其意云

送山東右布政使張公復職詩序

予嘗讀召南之詩而嘆文王之德之盛也蓋其德備於

身形於家達於其國矣而召公則宣布於諸侯化之所及其人皆親上樂義而其女子皆有嚴敬貞靜之德而在位者亦皆節儉正直之人其仁民之餘恩又使庶物極其蕃育而後已焉此文王之所以為盛也然召公之循行南國也不肯煩勞其民或舍甘棠之下以布政焉後之人思其德至不忍伐其所舍之棠則其殷勤篤厚煦養化誨之意入於人者葢深矣故其效至於如此千載之後因其詩而稱文王之德與召公之功不衰於乎

何其至哉我國家受命有天下今皇帝以文德治之其智如神明其仁如天地真所謂堯舜之主矣其布德施惠于外者則有布政之使蓋古召公之任也而張公子深當山東焉張公始由兵部郎中叅山東之政既而以簡擢陞為使其宣上之德以及乎民者久矣夫古今治道一也張公能以忠厚之心而奉行仁愛之政則治化之成亦何異於古人哉山東之地雖廣也其在位之君子宜有如羔羊之大夫者矣其人之親上樂義與其女

子之德宜有如采蘋草蟲諸詩之所賦者矣庶物之蕃育亦宜有若騶虞之所咏者矣其民之感慕張公而愛及其物者又宜有若南國之愛棠者矣惜乎其詩之未傳也張公令以考績來京師天子還之山東蓋欲久其任而冀其治效之大成也張公歸矣益廣上之仁以惠乎其下他日有采其歌謡而被之樂官萬世之下因是而仰聖明之德而稱張公之功豈不盛哉張公將行其友翰林侍講陳光世率同列之賢取其道途所經山川

景物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予為序故予為言如此亦公之志也歟

柳菴文集卷四